

■ 读者报道

推动课外阅读：

如何用好评价这个指挥棒

——一场7万名小学生参加的阅读比赛留下的思考

本报记者 熊杰

最近，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邵巧治正在策划新学期厦门市小学的阅读活动。新学期，厦门各小学将在阅读评价上再出新招，而这些新的评价方法的实施和启示源于上学期举行的一场有7万名小学生参加的阅读比赛。这是厦门市第一次组织大规模的阅读比赛，比赛已过，但其留下的思考却值得借鉴。

一场7万人参加的阅读比赛

“我最喜欢《三国演义》，先看儿童版，再看原著，里面能看到英雄的豪情，还能看到英雄的勇敢，更有智慧。”来自厦门市思明区群惠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张骏懿向评委介绍了自己的书单，并讲述其中《三国演义》的主要内容以及阅读的感受。这是厦门市小学生语文阅读风采比赛决赛的场景。

此次比赛由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前后历时近4个月，共经历4轮赛程。第一轮由全市7万名小学四年级学生参加线上初赛，在“厦门市中小学阅读平台”上进行。平台除了能进行阅读闯关比赛，还能在线上阅读整本书籍。第二轮由各区属学校以及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分别开展比赛，最后按比例推荐共900名选手参加第三轮全市笔试，评出一、二、三等奖。而在第四轮，按笔试成绩组织获得一等奖的94名选手参加面试，角逐特等奖。最终，来自厦门市海沧区延奎实验小学的孙启恒等19位选手获得特等奖。

比赛的主要组织者邵巧治介绍，比赛不与学生升学挂钩，也不与学校考核挂钩，主要目的是促进学生多读书，推动教师多关注阅读，少一些“题海”战术。

“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比赛，没有刻意准备。”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的池雨昕是决赛选手，她说：“我有两柜书，这10本书只是我读过的一小部分。”

“接到比赛通知后，我们只是进行了正常的准备，这10本书是常见图书，班上很多学生都读过，没读过的学生花了一两个月也读完了。”厦门松柏小学语文教师林晨说。

“不超标、不刷题、不内卷”

“比赛的目的是促进阅读，我们不希望学生为比赛而比赛，更不希望加剧‘内卷’。”邵巧



图为厦门市小学生语文阅读风采比赛决赛现场。熊杰 摄

治说，本次比赛推荐书目一共是10本，包括《安徒生童话》《中国古代寓言》《雷锋的故事》《昆虫记》《小学生必背古诗词》等，《厦门日报》作为新闻类读物也被引入其中。这些书大部分来自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快乐读书吧”中的推荐书籍，可以说是最普通的读物，这样做，首先保证了不超标，其次，书目兼顾了文学类、科普类、新闻类等多种类型，也保证了内容的丰富性。

《姜从树生》这个故事讽刺了什么样的人？《眉眼嘴鼻》中，谁不愿和大家争位置？这是市级笔试的两个选择题。“这两个题目都不难，只要学生看过书都能答出来。”厦门市海沧区语文教研员席霍斌介绍，线上初赛的题目和这两个题目难度差不多，都没有过于强调细节的记忆，有利于促进学生投入阅读。目前不少学校阅读活动开展得很积极，交流会、读书活动也比较多，但仍有个别学校下发“阅读应知应会习题册”，让学生在未经真正阅读的情况下刷题应对比赛，这种现象是要防止的。

“比赛题目更多的是启发思考，相对灵活，所以刷题是没有效果的。”参加完阅卷工

作，看着新鲜出炉的获奖名单，评委们有了共识：还是那些平时爱看书，爱思考的孩子能出彩。

厦门市音乐学校教师阮宇航长期关注儿童阅读，曾主编过《爱阅读》校本阅读资料，她认为，对阅读的评价，重点不是读书内容的积累，而在于读书品质的呈现；学生读书不应过多依靠记忆力，而要全面运用理解、分析、鉴赏，甚至有参与创作的能力，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在读书中获得发展。

在决赛环节，要求学生列出自己的书单，只列出6本即可，数量并不作为主要考核标准，评委通过提问重点考查小朋友是否真正读过这些书。“不过多地强调阅读书籍的数量，也不考一些纠缠于细节的题目。”来自一线评委黄黎明说，“这样考，我们都不必担心‘内卷’，学生也不用花心思做‘表演’来展示阅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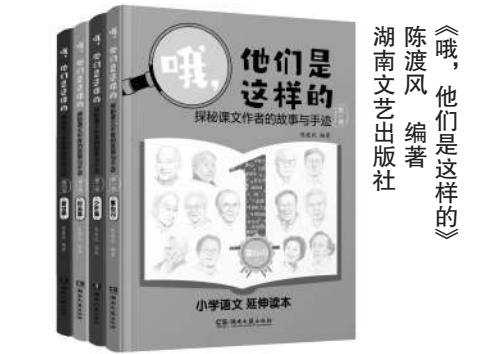
如何引导学生读好整本书

据介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要阅读整本书，对于中年级学生要求初步理解主要内容，主动和同学分

■ 指导

好书是一座桥

曹永健



好书如桥。通过阅读，读者从此岸通往彼岸。我手头的一套《哦，他们是这样的——探秘课文作者的故事与手迹》就是这样的桥，它连通起了我和学生、我们和作家。有了桥，才能从容欣赏桥下的风光、流水，我们才得以成为看风景的人。

这套书有四册，第一、二册主要关联三、四年级语文课本，第三、四册主要关联五、六年级语文课本，既单独成册，又汇成一个系统。它紧扣统编本教材，以课本作家的亲笔信、手稿、题词、签名书等手迹为切入点，挖掘作家成长故事，有助于学生在学习课文时，打开视野，激发兴趣。作家、名人手迹收藏家陈渡风先生编著了这样一套书，实是善莫大焉。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职业使然，我总忍不住站在学生的角度想，这套书将会怎样成为孩子们的阅读记忆。我想，陈渡风先生至少架起了三座“桥”。

拉近作家的桥。一说到作家，我们不免感到神秘。作家似乎总是藏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异禀，他们的人生处处光环。品读一个个中外作家的故事，学生从课本上跳出来，那个严肃的作家面孔，突然为之一新。写《珍珠鸟》的冯骥才，在文章最后写道：“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这样雅致和清新的文字作者，小时候却也和我们一样。走进冯骥才的童年，原来他一样是个大顽童，他捅马蜂窝窝的故事，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再看沈从文的小学生涯，简直令人忍俊不禁。他曾逃课，穿梭于古城街巷，在打铁铺、香铺、伞铺流连。这并非鼓励大家去逃学，却启发我们“读一本小书同时读一本大书”。看，作家的童年并没有从来都“正确”。也就是说，作家和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喜怒哀乐，也有糗事、傻事，读来却都是乐事、趣事。作家之所以称为作家，是因为他们更善于感受、捕捉和表达，于是就有了日常中的非常，事故就成了故事。这是陈渡风先生架起的第一座桥——拉近学生与作家距离之桥。

通往书香的桥。阅读能激发人的向善之心，此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梳理了一下这些作家的成长轨迹，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爱阅读。是阅读，给他们贫瘠（他们成长年代物质生活可谓贫瘠）的童年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梁启超从小因阅读，立大志，自视甚高，父亲常对他说：“汝自视乃如常儿乎？”梁启超也爱为阅读，小时候就展现了渊博聪颖的一面，父亲的朋友出上联“推车出小陌”考他，小启超当即对下：“策马入长安”。郭沫若四岁半在私塾，就能背《三字经》和《诗品》。郭沫若在嘉定府中学堂，痴迷于林琴南译述的西方小说，奠定了广阔的文化基础。茅盾小时喜欢读闲书，到舅舅家做客，一心想着读书，见舅舅家的藏书如人宝山，一知半解地阅读被称为“第一奇书”的《野叟曝言》，却乐在其中。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它是作家成长的生动写照。“爱阅读”是根，“善表达”方为枝叶。小学生生性未定，好动善变，他们向往着成为榜样的模样，而一个个作家小时候的经历、阅读的履历，就很好地撬动了学生的成长之维，架起了一座通往书香的桥。

拓展边界的桥。一个人的眼界总归是有限的，而阅读可以拓展人的认知。陈渡风先生积二十年收藏，珍藏了诸多中外名家手迹。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着动人的故事，这契合了学生的求知心理。学生有着强烈的知识渴求之心，他们期望能在阅读中拓宽眼界。平常难得一见的作家手迹、文质兼美，细细把玩，寓学于乐。名人手迹，千人千面，字如其人，品玩欣赏，不仅能感受到书法艺术之美，也享受到了溢于纸上的人文之美、精神之美，这样的陶醉和享受，如春风化雨，浸润学生的心灵。

我今年正好教六年级，在带学生学习课文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时，翻阅《臧克家：他很爱很爱孩子们》一文，读到作者陈渡风先生上初中的时拜访臧老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感动。当时的小作者敢想敢做，有着梦想又甘愿付诸行动，因此也成就了他如今的非凡人生。从这个角度而言，阅读这套书能增益学生的学识，拓展他们的认知边界，实在是架起了一座审美之桥、思维之桥和认知之桥。

好书如桥，修桥不易。陈渡风先生在创作这套书时，精益求精，反复打磨。在正式出版前，他在全国范围内广邀了近800位一线教师参与阅读审校，广开言路，听取建议。我忝列其中，躬逢其盛，见证了这套书的诞生。数个深夜，陈先生还通过微信或电话同我交流。我想着在一盏常常亮到深夜的台灯旁工作的陈先生的身影，亲近中又多了几分敬重。

作为教师，这套书必然会成为我的案头工具书。我也诚挚希望，我的学生都能阅读它：亲近作家，亲近知识，就是亲近美好，亲近未来。

好书如桥，只有阅读了，桥才真正成为桥。正如我们，歌唱了，旋律才有生命，曲调才有灵魂。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青园中小小学语文教师）

■ 推荐

专家学者共议“东北抗联三部曲”——

“儿童文学应该把真实还给儿童”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儿童文学应该把真实还给儿童。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是高度混杂的，这造就了世界上没有纯粹的儿童世界。纯粹的是童心，而不是童年。如果儿童文学过多地强调书写纯粹的童年世界，而忽视了童年世界的芜杂，我以为是值得警惕的。”在2月23日举办的“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新书写”张忠诚‘东北抗联三部曲’研讨会”上，作家张忠诚如是说。

“东北抗联三部曲”包含《土炮》《龙眼传》《柿子地》三本，其中《土炮》侧重写民间个人化的抗战，是“一个人的抗战”；《龙眼传》以一个孩子的遭遇和见闻，书写了日军侵华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东北人民的群体抗战，是“一群人的抗战”；《柿子地》写了东北人民的反奴化教育斗争，是“一条战线的抗战”。三部作品从不同角度，书写了不同群体、不同形式的反日斗争，从小角度、小切口出发，以孩子的视角去书写这场战争带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孩子的苦难，与苦难之下的挣扎和反抗。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作家、评论家等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围绕“东北抗联三部曲”，探讨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新书写。

“我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这套作品：战争、时代与少年。小说以东北十四年抗战为时代背景，宏阔又不乏细腻，为十四年抗战的历史叙述提供了鲜活的典型人物。”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认为，“东北抗联三部曲”塑造了一群生动鲜活的少年形象。比如《龙眼传》，通过小主人公坎坷的命运，深刻再现了伪满洲国的民族苦难和个人遭际，读来引人入胜中又让人莫名感动。“龙眼”这个人物应该是战争题材中罕见的一个典型，他的身上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抗争与不屈的缩影。作品有着清晰的现场感和准确的代入感，这点极为考量作家的基本功，写八九十年前的历史，能把它写得有那个时代的味道，这点张忠诚也做到了。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庄正华表示，这三部作品在题材上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展现了作者强大的故事架构能力。《土炮》每章前都有一个点评性的诗句，属于章回体小说；《龙眼传》讲述了小主人公龙眼在东北抗战中的三段经历，特别是结尾处将龙眼的一生进行了梳理，很有新意；《柿子地》里韩先生用除草做掩



护，偷偷给孩子们讲地理课，甚至在柿子地里挖出象征中国的长江黄河，真是神来之笔。“这三部小说在战争场面的描写与少年儿童心理呈现的问题上把握得比较得当，在厚重与轻盈之间做了很好的融合，是近年来一套难得的优秀儿童作品，也是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作品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感、现场感，这得益于作者张忠诚对资料的细致梳理，对故事的选择把握，还有精妙的细节描写，让这套传统的战争少年题材小说写出了新意，是战争题材创作领域的新突破。”儿童文学评论家徐德霞说，“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套儿童文学，作品真实地描述了儿童如何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的成长，不论是《柿子地》里文弱的茂生，还是逃到矿上当童工的龙眼，或者温厚的墩儿，在血与火的磨炼中，他们一步步成长为坚强的中华男儿，对于当代在和平幸福环境下成长的青少年有着极高的警醒和启示作用。”

在儿童文学作家薛涛看来，张忠诚是一位有着深厚生活积淀的写作者，多年乡村生活和十四年中学语文教师的经历是他创作的基底。他从基层民间的悲欢离合中就地取材，从不舍近求远，也不标榜诗和远方，而是用心、用情、用力地创作，形成一种沉郁、内敛、凝重、独特的文学气质，富有极强的辨识度。

谈到儿童文学如何书写战争，张忠诚坦言：“虚构一个无尘不染的世界，来呈现童心的无尘不染是一种书写，与之对应的是书写真实的童年生活，适度‘过滤’，而不是过度‘过滤’，把童年放在人性的基本面上去审视，或许更显童心之可贵，保卫童心之重要。两种写作各有千秋，见仁见智，我的写作是后者，并会执拗地写下去。”

■ 品读

辫子姐姐的“心灵魔法棒”——

用故事的魔法在孩子心中留下微光

赵亮

辫子姐姐郁雨君是一位从事儿童文学创作30多年的作家，她的作品洋溢着热情的阳光和浓浓的对生活的热爱，充满童趣，用符合当代孩子生活、心理的语言讲述故事。她拥有万千书迷，有的已经参加工作，有的刚步入大学校门，还有的是小学生。很多大书迷都说，虽然已经长大，但他们的书架上永远有一层是属于辫子姐姐的。

在2月25日举办的“辫子姐姐·心灵魔法棒”新书分享会上，现场就有一位这样的大书迷，从小读着辫子姐姐的书长大后，慢慢爱上了写作，现在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了。她说，辫子姐姐故事中的魔法让她成长为很好的人，“我来到这里，是向大家展示一下小时候看辫子姐姐的书的人长大的样子”。

此次活动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特邀该套书的作者郁雨君与资深出版人、儿童文学作家刘海栖，特级教师、北京东城区小学语文教研员王文丽一起畅谈阅读与成长。

“辫子姐姐·心灵魔法棒”系列（共10本）专为学前—小学低年级孩子打造，为准备和刚刚步入校门的小朋友送上一份成长的力量，让他们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闪亮的心灵魔法棒指引，拥有发现和认识自我的能力、爱己和爱人的能力、勇敢和善良的能力、学习和创造的能力……

在新书分享会上，郁雨君一如既往地用她幽默的话语和亲和的态度介绍了她书里的有趣故事，回顾了她在疫情三年中的心路历程。她还通过自己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经历，分享了自己日常的阅读心得与感受，以及阅读对自己写作的影响。

在郁雨君看来，写作就是魔法打开的瞬间、希望开启的瞬间。成年人也会从她的故事中获得治愈和希望，从故事中，人们会获得走出绝望的力量。她说：“我是一个作家，才能和天赋是有限的，我希望我的故事是一道微光，微弱的光芒能够在孩子读书的一瞬间闪亮他，在未来成长道路上的某一瞬间划亮他，所以我一直坚持写作。”

郁雨君坦言，自己和小读者交流中的趣事，是她写作的魔法来源。希望小小的魔法能唤醒孩子，甚至成年人心中美好的



瞬间，“大家一起朝前走，向前看，你不知道将来有多好”。

刘海栖表示，他与郁雨君相识多年，关注了她整个的创作过程。他认为，郁雨君的作品一直关注着孩子的心理成长，情感细腻，充满了亲和力。郁雨君本人以及她的作品，表面给人以明亮、活泼、乐观的印象，但深入了解她并真正喜爱她作品的人，都会发现她骨子里的对人生命运的关切和对孩子成长中变化的反思。刘海栖还分享了自己创作的心路历程，他说，要给孩子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书。儿童文学的创作，需要作者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给人善良、向上的东西。

作为一线教师，王文丽同时也是一位母亲、一位阅读推广人，她认为，郁雨君对当下儿童的生活方式、心理、语言等方面把握得非常精准，很符合当下儿童的阅读口味，她笔下的孩子形象特别符合现实中小朋友的形象，真实、栩栩如生。另外，郁雨君的每一部作品都能有一个精准巧妙的切入点，而这个点正是当下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小烦恼和小问题，而她总是能把这些小状况、小情绪，讲述得生动幽默、活泼自然，并引导孩子去克服。

“郁雨君是懂儿童的，没有离开生活，她的创作是有根的，故事中充满了奇思妙想。同时，她关注儿童的心灵成长变化，她的悲天悯人是用灿烂、美好、阳光的心态去看待儿童。故事中的教师也是善解人意、有爱心、体察儿童心理的，这样的作品能够让孩子认识到校园生活的美好和社会生活的美好，感受到人性的美好。”王文丽说。